

黃金雨

天に代わりて不義を討つ 忠勇無双の我が兵は
歡呼のに送られて 今ぞ出で立つ父母の国
勝たずば生きて還らじと 誓う心の勇ましさ

查埔人攏入空內矣。恁有的奔鴨頭¹拍石頭，有的磅石，有的扒塗仔，有的共身軀弓做一隻水牛港，出力共貯滇礦砂的礦車一車一車對空內揀出來。

讀冊因仔嘛攏去學校矣，毋過這下早仔，恁無佇教室上課，無佇運動埕做操，嘛無佇學校的菜園仔種菜、薈草。一千二、三百名金瓜石公學校的學生因仔，攏手擲日之丸旗，予恁的先生恁出來佇學校外口排列，隊伍綿延山路幾佻个彎幹。

雨雲雲仔落，山霧茫茫，恁褪赤跤倚佇澹澹醬醬的塗路，擱對路盡磅彼頭的海墘仔吹起來的一陣一陣冷風，毋過恁幼稚的面、恁小小的胸坎，卻是滿滿攏是愛國的熱情。

逐个因仔攏綴恁先生的指揮動作拚命攞旗仔，逐个因仔攏看恁先生的喙形瞪盡食奶仔力唱歌，旗海像湧滾絞佇礦山的山谷，歌聲響亮甲規个山城攏會顫振動。

彩雲仔穿一軀加冗幾佻號大的紺色海軍仔領制服，伊嘛摻佇隊伍內底，臭奶呆臭奶呆綴人唱甲真拚勢。伊才一年仔，毋過這種場面伊已經毋是頭擺參加矣，伊知影等咧有一个紅綾被脚的少年家會行對恁面頭前過，經過恁的歌聲，恁的日之丸旗，然後拖著沉重的背影，杳杳消失佇故鄉金瓜石淡淡哀愁的雨霧。

其實彩雲仔並無了解這條歌的意思，伊干焦知影這是逐个讀冊因仔攏一定愛會曉唱的送兵歌，便若學校長俗教頭叫全校的因仔擲國旗出來外口排列唱這條歌，就是金瓜石閣有少年家因仔欲去做兵矣。

毋過嘛毋是逐遍全校出來排列攏有唱歌、擲國旗。有當時啥物攏無，恁干焦隨人佇手股頭拚一个烏孝恬恬倚佇遐，等一跤用白巾仔包牢咧的四角箱仔予人摺咧，對淡淡哀愁的雨霧內底閣出現，經過恁面頭前的時，恁才腰向低低共行禮，按呢就會使矣。

「万歲！」

「天皇陛下萬歲！」

煞學彩雲仔用包袱巾仔共冊揸起來就趕緊從轉去。踏入門，伊就聽著老爸火龍仔佇屏後的房間哭甲齣齣叫，他姨仔隨仔輕聲細說耐心哩共問話：「阿牛仔恁你去三角湧看了到底是按怎？你毋就講。」

「嗚……，先生講咱人的目睷就可比一面鏡，鏡的後面有一沿水銀，伊講我的目睷就是彼沿水銀去拚害去矣啦！嗚……」

「水銀拚害去？按呢欲按怎？伊敢有法度醫？」

「水銀拚害鏡就看無矣你毋捌諾？鏡破敢會當修理？青盲矣啦！嗚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彩雲仔恬恬倚佇大廳聽他老爸一直哭一直哭，過一睷真大睷，才閣聽著他姨仔無啥氣力講：「按呢因仔欲按怎？咱一家以後欲按怎？」

「青盲袂做矣欲按怎？因仔共辦停學，搬搬轉來去崁跤寮仔啦！」

聽著老爸講欲共辦停學搬轉崁跤寮仔，彩雲仔門簾仔掀開一聲就從入去，想欲喝無愛。毋過一入去到房間，伊看著老爸倒佇眠床，他姨仔手提一塊面布，一直哩拭他老爸按怎拭都拭袂焦的目屎，恰鼻著臭臊臭臊的目睷屎膏。伊目屎輾輾翻，嚙喉頭煞卡牢咧，「無愛」二字仙喝都喝袂出來。

崁跤寮仔是屬雙溪庄界管的一个山內兜底的小庄頭，全庄才躡八戶人，五十佬丁口，隨仔的外家厝就躡佇遐。

隨仔是孤查某团，二十桶歲矣老爸老母猶共留佇厝內，拄好本居地躡礁溪的火龍仔自細漢無爸無母，三十七、八欲上冊矣猶羅漢跤仔一个沐沐泗，遊啊遊，遊來到附近的庄頭，人看伊古意，才報伊去予隨仔招。

予人招入門火龍仔真認份、真骨力做。崁跤寮仔四箍輾轉攏是崎山，無平坦的土地通種作，火龍仔就判斷管尾，挖管尾頭起來，用管尾頭刺刺彼并插入去山坪塗底，一抱

一抱相倚排規排，排好才把塗落來坎佇面頂，按呢硬佇崎崎的山坪，加開墾出幾佰稜的番薯稜，通好加種咧真濟番薯。

隨仔的老爸真勢用竹篾仔編物件，有時伊編寡菜籃仔、火燧、茶筐、簸壺，抑是畚箕仔，火龍仔就津津 tong-tong 共擔去雙溪街仔賣，換一寡白米、油、鹽擔轉來。日子過了真清苦，毋過上少無一家圓圓，和和樂樂。

這款日子經過成十冬，彩雲仔出世、大漢該當愛讀冊矣，老丈人嘛破病過身，火龍仔才決心恁某困離開炭竈寮仔，出去金瓜石搵趁食。

自明治 30 年（1897），日本田中會社提著金瓜石礦區的礦權，佇金瓜石設立礦山事務所，金瓜石就開始有大量的日本職員、日本礦工對內地遷入來，一棟一棟的日本宿舍嘛綴咧一直起起來。

日本宿舍上高級的內底有花園造景，閣落來有二連棟、四連棟，上差的是礦工階級哩蹣的一排十佰戶的長屋。遮的宿舍無論好稔，門口擺有下一竈用柴枋仔釘的大竈糞埤桶，火龍仔初初到金瓜石身無技藝，伊佇會社引著的工課就是清選的糞埤桶內底的糞埤。

逐工伊用沙耙仔一桶一桶共糞埤耙出來，耙好才用扁擔一擔一擔共擔去山竈的豬灶燒。工課算是穩定，毋過餓袂死嘛脹袂肥，火龍仔想欲加趁幾仙銀仔通改善一家生活，就趁欲暗仔煞工閣兼去共人擔塗炭。

塗炭一擔一百斤，閣愛擔咧跔崎、落崎，火龍仔人矮閣瘦，逐工對透早擔甲暗，按呢位死的擔倒來，擔甲有一工身體實在是堪袂去矣，規身軀攏痠疼甲擋袂牢，伊才清彩去青草仔店拆草藥仔轉來煎。啥知藥仔淋落，頭殼就強欲焮破，目睷一直無看去；死毋死，人閣報伊去搵一个赤竈仙仔，才予舞一下規組害了了。

轉到炭竈寮仔，火龍仔規工倒佇眠床干焦哭。彩雲仔嘛哭，伊哭無冊通讀。

隨仔一向上軟泔，毋過當當水淹甲規家人的鼻空，干焦伊無閒工通哭。

伊去會社揀塗仔，一台礦車貯五十畚箕的塗，講輕無輕，講重無重，拄拄好一家四頭喙的重量。

揀啊揀，一車閣一車，一工過一工，隨仔透早出門做甲暗，做甲連日子按怎過都毋知。有一工，伊揀車揀甲一半雄雄感覺腹肚真疼，褲跤尾閣有血水流出來，伊才趕緊揣一抱較茂的管尾去焯佇後壁，才知有身毋知，已經落胎去矣。

轉到厝，火龍仔猶是倒佇眠床哼哼呻呻。隨仔風火有夠著，抑倚用拳頭拇就直共春，罵講：「查埔人規工倒佇眠床欲死欲活，放查某人做甲落胎，你是俗人做啥物查埔人？是做啥物翁？」

彼暗火龍仔哭甲真悽慘。

隔轉早仔隨仔無顧身體虛弱照常去做工，做甲一半若閣感覺有血角落落來，伊就全款走去焯佇管尾後，共跤紮仔敲開予血角落出來，才閣繼咧做。

欲暗仔煞工轉到厝，隨仔佇房間看無火龍仔。伊開始四界揣，揣來到灶跤，才看著火龍仔坐佇低椅仔摸咧摸咧哩網草網。

草網一網一網散翩翩抗甲規塗跤，逐網都網甲歪膏抑斜，隨仔這陣目屎才輾落來。

一擺做袂好勢閣做第二擺，第二擺閣做袂好勢做第三擺、第四擺、第一百擺，跋倒閣再蹈起來。火龍仔摸甲毋但會曉網草網，伊嘛會鬥剝燃火的柴枝、嘛會鬥鑿豬菜，彩雲仔若共牽，伊嘛有法度擔水、擔肥去沃菜，甚至嘛有法度行真遠、真坎坷的山路，去到雙溪措粗鹽轉來豉鹹菜、豉菜頭。雖然代價是褪赤跤的跤指頭仔不時踢甲流血流滴、指甲敲敲起來，總是若會當加減替隨仔分擔，按呢火龍仔就心甘情願。

生活已經有夠艱苦矣，日本人閣來彩雲仔恁兜共恁的豬仔挾耳仔，閣交代講豬仔已經做號袂使「偷剗」，若無就愛罰金兼拘留二九工。

家己的豬袂使剗，欲食豬肉煞著靠配給。隨仔佇會社做工，厝內有破相的、有困仔、有老人，按呢每月日會社配予恁一塊量約半个手婆大的肥豬肉。

半个手婆大的肥肉欲按怎分伴一家度規個月？隨仔激破頭殼。尾手伊想著共肉豉鹹鹹園佇灶頭，等欲煮菜的時才提來對鼎底輕輕焯一下，按呢逐家就攏啖有著矣。

昭和 17 (1942) 年 7 月，彩雲仔閣牽火龍仔盤山過嶺到金瓜石，欲去酒保領會社配給的彼塊半个手婆大的肥豬肉。

酒保是會社設的供給所，是一棟二樓起的紅毛塗建築，內底食的、用的、穿的、五金、百貨逐項有，真濟金瓜石人會來遮款日用品，手頭無方便的礦工嘛會提卡鑰仔來先賒物件，嘛有人來領配給品，平常時鬧熱滾滾，人排誠長。毋過當當火龍仔他來到位，內底煞冷冷清清無三隻貓。

火龍仔他攏免排列就直接共隨仔的卡鑰仔下佇紅毛塗櫃檯頂頭。櫃檯後面倚幾佻个穿插擊紮、頭毛綁甲真整齊的日本查某囡仔，他看著火龍仔爸囡先是愣一下，過一時仔一个看起來較濟歲的才行倚櫃檯共他做登記，登記好才對下佇塗跔的一跤紙箱仔內底提肉出來予他。

領肉的過程並預料的較順序，時間猶早早，難得過來一逝金瓜石，火龍仔就決定先幹去彩雲仔他叔公的厝共坐坐咧。

知影老爸的決定，彩雲仔嘛真歡喜，伊干焦想著孀婆炒的菜逐盤都油甲會發光，喙瀾就強欲流出來。就按呢，二爸仔囡歡歡喜喜行對彩雲仔他叔公的厝。

佇金瓜石，除了日本宿舍厝頂嵌瓦，臺灣人仔蹻的差不多攏是厝頂嵌油紙、漆打馬膠的礦山低厝仔，瓦厝算真稀罕，伊代表主人相當有地位、相當好額。彩雲仔他叔公蹻的就是一間大瓦厝。

彩雲仔的叔公號做游阿秋，是他外公的叔伯小弟，親成關係算來疏疏仔，毋過山頂人重情，二家猶是親厚厚不時來往。

游阿秋是金瓜石的保正，早年趁著金仔錢，厝內好額甲連廳頭的燭台都用純金的。伊人真慷交，厝內不管時都一陣人來哩開講，毋過當當火龍仔爸囡入來到大廳，煞發現規間大瓦厝袂輸刁工落空城。

「阿叔！」火龍仔對內底喝幾佻聲攏無人應。

「阿孀！」伊閣較大聲咧喝幾佻聲。一睏仔久，才聽著內底柴屐敲敲砢砢。

「火龍仔，恁來喔。」出來應聲的是彩雲仔的孀婆阿秋姆仔。

「是啦，阿孀。啊阮阿叔敢無佇哩？」

「恁阿叔伊……」阿秋姆仔聽火龍仔按呢問煞雄雄克喉，頓一下仔才講：「恁阿叔早起去予日本警察掠去矣啦！」

「阿叔予日本警察掠去？」火龍仔聽一下驚一越。

「透早阮猶哩睏，雄雄聽著外口磅磅叫，有人來哩拚 muî。恁阿叔慢一領衫起來共開，規陣無熟似的日本警察就從入來矣。對方干焦講有代誌需要伊去講清楚，就提一个竹篾仔做的頭籠對頭殼共套落，共押起哩一台拍火車載走矣。嗚……」講到遮，阿秋姆仔捎咧一直吼。

「哪會按呢啦？阿叔保正做好好無按恁。今這聲欲按恁？毋就揣看有人通鬥相共無無？」

「欲揣啥人鬥相共？連仁祥仔都掠去矣，猶有啥人通共咱鬥相共？」

「仁祥仔叔嘛予掠去？」火龍仔聽一下才是大驚，伊知影這聲代誌大條矣。

仁祥仔姓黃，自細漢綴老爸搬來金瓜石，做山、種茶維生。他二兄號做羅溪，北白川宮親王兵盤過三貂嶺欲來佔臺灣的時，伊加入義勇抗日，不幸戰死佇篾仔賴（瑞芳）。

二兄抗日戰死，毋過伊的老母卻是佇日本人入金瓜石接收礦山的時，鼓勵伊的大兄黃從去佻日本人接接。黃從尾手真正得著日本人的信任，允准伊佇金瓜石經營苦力店。

金瓜石礦藏豐富，有金有銅，欲開採需要大量的人工，負責招募人力的苦力店就變做上燒烙的行業。本島人工招無夠，就閣招對中國溫州去，黃從因此趁家伙。

毋過毋知按恁，伊佇事業發展到當旺的時，煞雄雄看破收山，某困恁咧轉唐山。

黃仁祥的事業就是德大兄放予伊的，只是伊愈揸愈大，到甲尾仔，伊除了是管轄金瓜石千佰个工人的「工王」，日本人口中的「大飯場長」，另外閣投資真濟事業，閣做過保正、庄協議員，閣是金瓜石上大間的廟宇祈堂廟的創辦人，已經是共金瓜石的宗教、政治、經濟攏捌佇手底的金瓜石第一頭人。

二冬前瑞芳瑞三礦業的大頭家李建興予人陷害，講伊交結中國欲做內應進攻總督府。代誌牽連李建興家族佻瑞芳、猴洞仔炭空仔工人百佰人，造成二十佰人冤死獄內。彼當時金瓜石閃過風颳尾，想袂到代誌經過二冬風颳煞回南，換掃對金瓜石來。

想著當年瑞芳佻猴洞仔的慘狀，火龍仔尻脊骹一直冷起來。

「金發仔咧？哪會無看著金發仔？」

「金發仔講金瓜石仔無頭人矣，伊欲去臺北揣朋友救德老爸。」

「乎！按呢就較佳哉。」知影金發仔無受牽連，火龍仔鬆一口氣。

離開游阿秋的大瓦厝，火龍仔爸因跛步毋敢延，德佇金瓜石的路坎仔路彎來幹去，經過輕便車路邊，無佻久來到五坑空口。

空口邊又閣是一逝崎崎的路坎仔，順彼逝路坎仔跔起哩到半山腰就是山神社，閣起哩就是四坑，到遐就有一斬電車通坐矣。電車會使坐起哩到二坑，跔起哩就到石尾，過石尾就離開金瓜石的地界，就離開這馬當哩透、當哩絞的風颳的暴風籬矣。

「阿爸，咱到五坑矣。」

「恬恬！緊行！」火龍仔知影風颳厲害，五坑有真濟工人佇遮做工課，真濟會社的日本人佇遮行踏，伊驚彩雲仔毋捌講毋著話予人聽著就害。

彩雲仔是無蓋捌，毋過伊嘛看會出老爸緊張甲反常的面色。二爸仔因就按呢恬恬仔一坎一坎一直跔。

才拄跔來到山神社下面的鳥居，雄雄彩雲仔看著路坎仔頂有一个穿和服的查某因仔行落來。

山神社服侍的是日本神，伊本底就是離鄉背井的金瓜石日本人的信仰中心、心靈歸依的所在，彩雲仔猶哩讀冊的時，他先生嘛捌恁規班來參拜，佇這條山路仔擔著穿和服的日本查某囡仔，一點仔都無啥物好奇怪。毋過等彼个查某囡仔行倚來，彩雲仔認著伊是 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的時，猶是驚一下。

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大彩雲仔一、二歲，伊生做面肉真白，自細漢恁 kha₅₁ sang₁₁ 就攏愛共妝甲像一仙日本尪仔，人才會按呢共叫牢名。他 too₅₁ sang₁₁ 是黃仁祥的心腹，有錢有勢，他閣是改日本名姓的國語家庭，臺灣工仔若檳檳佇工寮邊的破電影院看二輪舊片，他就會使佢日本人四序四序坐佇另外一間有 tha₃₃ tha₅₅ mih₃ 的電影院，看上新的頭輪電影。彩雲仔會捌伊，是因為以早老爸佇日本宿舍清糞掃，定定會佇遐看著伊。只是二个敢若一懸一低的二條平行線，從來毋捌相交插。

佢逐往擺仔仝款，彩雲仔看著伊總是目睷看塗跂；他嘛無佢彩雲仔相借問，就做伊直行直去。

轉崁跤寮仔才過無佸久，人就來報歹消息矣，講彩雲仔的叔公予人送轉來，規身軀攏是傷，二肢大指頭公烏烏烏。

火龍仔想欲去共送山，毋過隨仔堅持毋肯，驚伊去惹事端。尾手干焦隨仔恁彩雲仔去共送。

游阿秋是有錢、有名望的保正伯，伊的喪禮冷冷清清。

前前後後閣較濟袂勘得酷刑的人予人送轉來，他地方頭人士紳，有黃仁祥的親朋、下跤手人，有大包工頭、小包工頭，閣較濟的是守貧趁食的礦工佢拍鐵仔師傅。尤其拍鐵仔師傅，日本人講黃仁祥就是叫他拍剃刀欲造反，所致他受牽連、受害上深。

遮的受難者的喪禮差不多攏無任何儀式，嘛無幾個親朋戚友敢來相送，干焦一陣穿麻衫的幼囡，恬恬共送上山頭。若毋是有一枝白幢幡仔予山風吹甲颺颺飛，就敢若像哩埋死狗。

悲慘的毋但活活予人折磨死的受難者，他留落來的無依倚的某囡猶閣較可憐。受難者真濟攏才二十佸、三十佸，囡仔攏猶閣真細漢，經濟的樑柱崩倒，一家生活隨成問題。囡仔失學，查某人少年守寡閣愛擔一家重擔，偏偏犯罪家庭無人敢倩，躑倚山的（金瓜

石仔人)就干焦會當罔拈柴、拈塗炭，躑倚海的(水滴洞仔人)就冒風湧罔釣魚、罔挽海菜，閣愛予人驚、予人輕視，按呢悲慘過日子。

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的 too₅₁ sang₁₁ 嘛佇隔轉年予人送轉來，彼當陣他已經破產矣。

他 too₅₁ sang₁₁ 予人掠去無佸久就有一个臺灣人來揣他 kha₅₁ sang₁₁，講伊有熟似憲兵隊長，會使恁伊去運動。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的 kha₅₁ sang₁₁ 佇無辦法的情形下相信伊的話，綴伊去揣彼个憲兵隊長。隊長他兜鋪 tha₃₃ tha₅₅ mih₃，tha₃₃ tha₅₅ mih₃ 頂頭祀一隻低桌仔，桌仔跔園二跔相匿的面桶。彼个臺灣人一直講情，隊長有當時輕輕仔頓頭，有當時聽甲目頭結結。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的 kha₅₁ sang₁₁ 看伊結目頭，就緊共桌跔相匿的面桶掀開，好禮仔共紮去的規大只現金園入去，才閣好禮仔共匿倚。按呢一逝閣一逝，錢毋知提幾面桶去矣，隊長才予伊一个住址，叫伊會使照住址寄物件去，毋過袂使面會。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的 kha₅₁ sang₁₁ 誠實照住址寄物件去，毋過攏無回音。

想袂到傾家蕩產等年佸，等著的是倒佇門扇板頂的一具冰冷身軀。掀開伊身軀頂的白布仔，看著伊瘦枝落葉，規身軀攏是木蝨、攏是烏青凝血的傷痕，領頸閣有一稜真明顯的烏青。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 的 kha₅₁ sang₁₁ 想欲共拭身軀換衫，幾個查埔人就鬥相共共插起來。衫一褪起來，雄雄一張白紙對 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的 too₅₁ sang₁₁ 尻脊駢落落來。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 向落去共拈起來，發現彼是一張圓圓的罐頭標頭，頂面有罐頭的說明俗商標。伊一眼就認出來，他是他 kha₅₁ sang₁₁ 寄予他 too₅₁ sang₁₁ 的罐頭標頭。伊提佇手底看啊看，無意中共紙反過來，才發現紙後本底應該白白的所在，有二逝紅紅的字跡。伊詳細一下看，紅字寫：「我無法度矣，恁好好照顧厝內。」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₁ 明白矣，他是他 too₅₁ sang₁₁ 袂勘得苦刑，欲求解脫進前咬破手指頭仔，用血一字一字寫的遺書，驚予獄方發現，才偷偷貼佇尻脊駢頂頭。

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 感覺心肝像予人用刀鑿，本底強忍的目屎完全失去控制。伊從咧拚入去房間，共 thang₅₁ su₁₁ 內底的日本衫一領一領攏僥出來扞佇塗跔，鉸刀捎出來，隨領隨領攏共剪甲碎糊糊！

「嗚——」

愈來愈捷聽著霆水螺矣。炭跔寮仔無水螺，水螺聲攏是對幾佸支山外面的其他較大的庄頭引聲過來的。聲音真遠，遠甲予炭跔寮仔人感受袂著啥物戰爭的氣氛。

一直到甲有一工，他聽著頭殼尾頂拚拚叫，擔頭看著天頂烏炭炭攏是飛行機。無佢久他聽人喊講基隆大空襲，基隆港一寡船沉了了，一寡厝嘛予炸彈撼倒了了，人死歹算，他才頭擺感受著戰爭的可怕，而且無他想的遐爾遠。

金瓜石有煉金嘛有煉銅，尤其銅是重要的軍事物資，遐閣有真濟日本厝、蹕真濟日本人，毋過米軍除了抗一粒炸彈造成百姓一死二傷，並無對金瓜石採取較大規模的轟炸。彼是因為金瓜石有啄鼻仔寮——きんかせき（金瓜石）捕虜監視所，內底關幾佢百个南洋掠來的各同盟國戰俘，遐的阿啄仔平常時「自願」冒性命危險，佇40度以上高溫的空內採銅礦，到甲戰爭的尾期，他是金瓜石上好的保護傘。

毋過金瓜石第一頭人黃仁祥就無遐幸運矣。基隆大空襲過幾個月後的一个半暝仔，黃仁祥的太太接著他律師的電話，講黃仁祥已經予火車載轉來佇瑞芳矣。

他事務所有擔架，幾個厝邊仔就透暝奔擔架落去瑞芳共扛轉來。伊的身軀全款瘦卑巴，毋過除了二支喙齒暴出來，身軀看袂出有啥物明顯的外傷。

朕深く世界の
 大勢と
 帝国の現
 状とに鑑
 み
 非常の措
 置を以て
 時局を收
 拾せむと
 欲し
 茲に忠良
 なる爾臣
 に民告ぐ
 ……

昭和20(1945)年8月15中晝，金瓜石會社的放送頭雄雄播送日本國歌《君之代》的演奏，了後就開始放送「天皇玉音」。

日本投降矣！一向高高在上的金瓜石日本人隨變做揸尾狗，一人揸一領棉襪被佢簡單的行李，就目屎那流離開金瓜石，去基隆等遣送。

關佇臺北刑務所幸運活落來的金瓜石人總算轉來矣。他轉來講逐家才知，原來大空襲彼工除了黃仁祥，猶有七个金瓜石人當場予米軍炸死。

七个受難者的家屬像對天堂再次跋落地獄，他去刑務所揣，發現七个人予人埋埋做一窟，已經無法度確認，尾手只好運轉來金瓜石全款共他葬做一墓²。到遮，事件牽連金瓜石、水滴洞百佢人，遇難達到五十个。

日本戰敗，若按呢臺灣人仔應該是算贏抑算輸？崁跤寮仔人開始相爭。尾手聽人講按呢就號做「光復」，他才綴人喝光復。

光復矣，崁跤寮仔人逐个攏真歡喜，聽講基隆有米通買，他就相招提糶袋仔去基隆措米。路真遠，米無輕，毋過逐家都措甲喙仔裂獅獅。

換國民政府來金瓜石設礦務局，金瓜石人換一个頭家，全款入空內拍鴨頭、磅石、扒塗仔，全款共貯滇礦砂的礦車一車一車對空內揀出來，全款認份做他「入空像鬼，出空才是人」的金礦工。

oo₃₃ lin₅₅ gioo₅ 規家佢黃仁祥遺族前後離開金瓜石這個傷心地。換金發仔做里長，伊兼咧包礦山的工程，規工無閒佢礦務局的官員盤擱，事業做甲真發展。

隨仔閣去掠豬仔囡轉來飼，另外閣飼雞仔囡、鴨仔囡。彩雲仔真歡喜，想講這擺無日本人來挾耳仔，穩食的。

崁跤寮仔人全款佇深山過他與世無爭的日子，人人對太平後的未來，攏懷抱著樂觀的向望。他向望他飼的豬仔緊大隻，大隻賣掉就會當掠閣較濟的豬仔囡轉來飼；雞仔、鴨仔嘛全款，愈飼就會愈大陣。他相信，只要毋驚艱苦拍拚做，沓沓沓沓就會出頭天。

日時仔做忝忝，暗時逐家攏真早暝，尤其山頂的天氣就算開春矣，東北季風猶是冷 sng-sng，副甲崁跤寮仔人隨人早早就攏包入去棉襪被。

「砵砵砵！砵砵砵！」

這暗，彩雲仔他一家早就毋知暝甲第幾殿，雄雄一个砵砵叫的聲音共他攏拚精神。

「彼啥物聲？」隨仔問。

「敢若有人哩拚後尾 muî 仔是無？」火龍仔耳空較利。

「遮暗矣……，我起來共看覓。」講煞，隨仔摸起來疊裘仔，繼共油燈仔火點著。

「啥人？」

隨仔德姨仔平常時攞家己一个睏佇倚灶竈的一頂竹仔眠床，雄雄聽著伊佇灶竈喝聲，隨仔油燈仔火掙咧趕緊就從過去。

才從到灶竈，隨仔拄好看著德姨仔共後尾門仔拍開，門外一个人懸漢大的查埔人跔手真好隨搯入來。

油燈仔火的光線暗暗，隨仔一時看袂清楚彼个查埔人的面，伊干焦清清楚楚看著查埔人的手底擰一枝烏黝黝、長長長的武士刀。

「姨仔！」隨仔大驚失色開聲喝。

這個時陣查埔人趕緊出聲：「阿姐！毋通喝，我金發仔啦！」

「金發仔？」聽著查埔人喝聲，隨仔才認著，彼確實是伊的叔伯小弟金發仔無毋著。

金發仔為啥物透暝入山來崁竈寮仔？逐家攞真想欲知。隨仔共彩雲仔趕去睏，四个大人坐佇大廳的食飯桌，金發仔才沓沓仔講因由：「……不滿的群眾衝入去瑞芳國軍倉庫恰警察局，另外閣有一大陣人沿自動車路溢對金瓜石仔來。德有的去日本宿舍拖外省仔出來拍，有的就去搥公司的機械設備，聽講連礦警隊仔的銃都去予人搶去。礦務局長聽著消息緊鼓電話去揣陳儀討救兵，陳儀才對基隆調兵趕來，毋過兵仔才到半路，遐的人就攞四散走了了矣。兵仔來掠無人，就揣我這個做里長的坐數，叫我愛共滋事者名單交出來，無毋放我煞。當時遐亂，閣攞是生份的外地仔人，我欲佗生名單通予德？驚德對我不利，毋才透暝走來遮覘。」

「遐濟人攞無一个你熟似？金瓜石仔人敢正經攞無半个參加在內？」火龍仔問。

「金瓜石仔人攞是會社工，德若有參加在內，哪有可能予人拍的遐的會社的外省仔會認袂出來？」金發仔講：「來接管會社的外省仔攞是讀冊的斯文人，德對工仔無刻薄，工仔欲哪會去拍德？以我所知當時顛倒有一寡工仔出面掩護德，厝借德覘，抑是恁德去藏佇空內。」

「按呢你照這個情形共兵仔講，兵仔敢袂接受？無嘛會使叫外省仔出來做證。」彩雲仔的外媽按呢講。

「外省仔干焦共兵仔投講他予人拍、予人搶，焦頭的軍官毋才硬愛我交名單予伊。伊講代誌鬧遐大，若無交幾個仔人出來擔，伊無法度對頂司交代。」

「按呢無你清彩寫幾個仔人名予他敢袂使？」隨仔講：「橫直攏是外地仔人，你講毋知他踮佗位毋就好矣？」

「阿姐，」金發仔斯文氣斯文氣的面雄雄賴落來：「阮老爸是按恁冤枉死的你敢袂記哩矣？我欲清彩寫一份名單予他真簡單，毋過彼愛害死佻濟人你知無？這款僥倖代我敢通做？」

金發仔一句話問甲逐家面色沉重無話通應，干焦看桌頂彼葩無佻光的油燈仔火，恬恬一直燒。

金發仔佇崁跤寮仔覘無幾工他老母就叫人來傳口信，講兵仔去他兜揣幾佻逝，放刁講伊若閣毋出面去佻他開會，他就欲放火燒金瓜石共燒出來。閣講公司五、六個外省仔課長攏講好勢矣，金發仔若出面，他會同齊出來共保。

金發仔知影代誌到遮無出面袂煞的矣，就決定隔轉早仔落山去佻兵仔開會。

欲落山進前，隨仔專工煮一鼎無摻番薯的白米糜予食早頓。金發仔食飽，家已點一枝薰坐佇戶樸頭恬恬仔嘆，嘆甲彼枝薰強欲去燒著手指頭仔矣，伊才共薰樸仔彈甲遠遠遠，對一直倚佇伊尻脊後毋敢出聲的隨仔講：「阿姐，阮兜敢有鋤頭？」

「鋤頭？」隨仔予無頭無摠雄雄問一下煞愣去，一時仔才問講：「你愛鋤頭欲nī？」

「借我咧！」

隨仔毋敢閣問，越咧就去後尾擗鋤頭。金發仔嘛跣起來，越咧入去房間。

隨仔鋤頭擗來的時，金發仔已經閣行出來大廳哩等伊矣，手底擗彼枝伊紮來的烏色刀殼的長武士刀。

位隨仔的手底共鋤頭接過來，金發仔無閣講啥，就按呢越咧一肩扛鋤頭，一手擡武士刀，飄飄撒撒行向猶予早霧罩牢咧的樹林。

「哎哟……哎哟……」一伐入去礦務局的會議室，幾個像凶神惡煞的兵仔就抑倚，銃梢起來用銃頭對金發仔的身軀直共搥，搥甲金發仔哀爸叫母。五、六个佇外口聽候的外省仔課長聽著金發仔哀，就趕緊入去欲共討保。

『好！我可以相信你們。我相信游里長沒有參與暴動，但你們敢保證他完全不知道誰暴動嗎？你們敢保證礦警被搶的槍枝不在金瓜石嗎？』

『這個……』

幾個課長攏是文身人，予恁頭彼个橫霸生橫霸生，看起來袂輸冷面閻羅的軍官嚇一下，喙舌煞攏拍結。你看我、我看你，無人敢閣替金發仔講情。

『游里長，既然課長們都為你說情，我也就不為難你。只要把名單交出來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』軍官對遐的驚死驚命的課長冷笑了後按呢講。

『oò妹有名單，oò真的甚麼都不豬道！』金發仔用伊佻礦務局的外省仔盤擱學來的新國語回答。

『他媽的！敬酒不吃吃罰酒！』軍官隨變面，手對桌仔頂出力頓落，規陣凶神惡煞隨閣抑倚，用銃頭搥、用跂踎，金發仔蠅落德猶毋放伊煞，一直拍甲金發仔嘔紅倒佇塗跂袂振袂動，他才停手。

『游里長，我真的也不想為難你，但是你不給我名單我就沒辦法向上頭交代。我也是很為難。』

『oò真的不豬道……真的甚麼都不豬道……』

『他媽的！拖出去！』

兵仔像哩捆豬共金發仔的雙手反縛，押伊到金瓜石車頭前的廣場，叫伊跪落，面對廣場邊仔的防空壕。

『老子最後再問你一次，名單你交不交？』軍官共伊的短銃拔出來，對準金發仔的屍脊駢。

金發仔智覺這是死神對伊最後的問話，毋過毋知按恁，到這個坎站伊顛倒完全無驚惶。

「阮金瓜石仔人予日本人迫害的時，時時刻刻都向望恁會當緊來，想講恁若來，阮就出頭天矣。想袂到恁來，是用並日本人閣較狼毒的手段繼續哩共阮殘殺。恁這是欲算啥物祖國？這是欲算恁娘的啥物滿仔祖國？」

『呼！』

金發仔出山彼工，彩雲仔恁規家攏落來金瓜石共送。金瓜石全款是落冷冷的雨，全款卡霧。彼霧看起來沉沉重重、憂憂鬱鬱，就敢若是金發仔含冤不白的怨。

「啊！會沉落！金瓜石仔人若欲繼續予人按呢跣踏，緊緩慢這個金瓜石仔會沉落！」火龍仔目屎那流那對天按呢喝。

「較細聲咧啦！」隨仔緊倚來耳空邊細細聲仔共提醒：「叫你莫來硬欲來，飯會使亂食話敢會使亂講的諾？」

「隨在伊矣啦！青盲都青盲矣，某死矣看甲彼跣屎桶！」火龍仔愈喝愈大聲。

「你是哩共我烏白亂講啥？」隨仔誠受氣，面仔膨獅獅講：「轉去才佻你算！」

算就算咧，翁仔某代床頭冤床尾和。就佇金發仔過身了的翻轉年，彩雲仔的小妹煞出世。

上歡喜的是彩雲仔的外媽，因為若照當初雙方品的條件，彩雲仔的小妹愛傳老母的姓。

天欲光矣嬰仔才出世，日頭拄浮上山頭彩雲仔的外媽就趕緊提錢予火龍仔，吩咐恁爸团去金瓜石揣相命的紅目仔，拜託伊共嬰仔和一个命狀，順繼共號一个較福氣的名。

二爸仔因聽人吩咐毋敢延，番薯糜清彩扒扒痒痒咧，閣紮幾塊仔炊的番薯粿準備做中晝頓，就趕緊出門矣。

恁行啊行，這山遶過彼山，真無簡單盤過上懸的一枝山頭，眼看落崎落去就到金瓜石矣，誰知無張無持，雄雄一陣生狂雨煞落落來。

彼雨落甲像一粒一粒斜斜掙來的石頭仔团，像米國飛行機的掃射，彩雲仔感覺規面、規身軀攏予彈甲真疼真疼。

「阿爸！咱今欲按怎？」伊驚惶共老爸的手牽牢牢。

欲按怎？雨來甲遮生狂，山頂尾溜哪有佗位通規雨？火龍仔懨懨倚佇大雨中想一睷，才雄雄予伊想著日人仔時代日本人為著防米國飛行機來炸金瓜石，佇這枝視野開闊、會當看著規个金瓜石的山崙頂頭有安高炮，嘛有一班兵仔佇遮哩顧守，所致這附近的路邊有幾佰个防空壕。

「轟！」

雨大無打緊，雷公閣霆甲毋驚人死，火龍仔看毋是勢，只好趕緊叫彩雲仔牽伊去規防空壕。

食名日人仔時代出世，捌經過太平洋戰爭的洗禮，偏偏蹣蹣跩蹣的彩雲仔爸团就是攏毋捌規過防空壕。尤其彩雲仔，便若聽人講走空襲規陣規防空壕，伊攏會共想講彼應該是心適心適。等真正規入去，伊煞去想著蹣金瓜石的時，一个佇空內予石頭哲殘廢的阿伯講的話：「彼空內就敢若一尾喙開開的大金蛇，阮逐工對伊的喙空入去，佇伊的腹肚底挖金仔趁食，毋過阮毋知影，伊當時欲共喙合倚。」

防空壕內底是會當規雷雨無毋著，毋過彩雲仔愈看這個烏烏臭臭的空愈感覺，伊嘛是規佇一尾蛇的喙空，毋知啥物時陣蛇欲共喙合倚。

彼真恐怖，彩雲仔感覺心肝頭一直實起來，一直欲袂喘氣。

「姦恁三代咧！緊縫慢啦，這個金瓜石仔若欲定定遮孝男面，緊縫慢會沉落啦！」火龍仔跽佇塗跩那用手去掰伊規面的雨水那按呢罵。

「猶毋是你害的。」彩雲仔身軀像跋落水，跔佇火龍仔身邊面懊嘟嘟。

「我害的？是按怎講我害的你共我講看覓咧。」

「若毋是你大細心，咱哪會來遮予雨沃？」

「我大細心？你這個查某因仔講話愛天良喔，我佗位大細心？」

「無大細心是按怎我的名你就清彩號號咧，小妹欲號名你就愛走來金瓜石仔揣算命仔？」

「你的名哪是清彩號的，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風颱前生的著無？彼工你去過竹筍轉來拄行甲崙仔頂，看著天頂的雲真艷、真嬌，才共我號做彩雲仔著無？看著啥就號啥，閣講毋是清彩號。」

「恁小妹予紅目仔號名彼是恁阿媽的主意喔，彼你也欲算佇我的頭殼頂？」

「囡是你生的呢，是按怎你袂使家己主意？咱厝邊仔都無人按呢，干焦你一个。」

「你這個查某因仔……」火龍仔面一陣紅、一陣白，逆甲毋知欲按怎應。

自細漢無爸無母，受盡別人的欺負，無才調娶才著予人招，看人的面色，聽人講閒仔話，真無簡單才恁某囡去金瓜石拍拚，雖然做的是共人摒糞埤，臭夯夯的頭路，總是靠家己的氣力擔一个家，閣較按怎嘛有尊嚴，嘛看會著未來的希望。啥知……

想到遮，火龍仔頭殼規个鉤落。

看著老爸面規个糾起來，敢若真艱苦的款，彩雲仔才智覺家己無插無槌的話去刺傷老爸。伊無意無意，頭殼犁犁毋敢閣出聲。

「轟！」

外面雷公爍爍，有時雷公敢若就撼佇他的頭殼頂，撼甲規个防空壕攏會顫振動，嘛撼甲藏佇彩雲仔小小頭殼內底像歹物仔的物件，攏顫顫出來。

伊想著較早外公講古予聽，講北白川宮親王炁兵盤對三貂嶺落來的時，佇炭跤寮仔就聽會著附近山頭的銃聲佻砲聲。外公講彼陣附近庄頭真濟查埔人去加入義勇，欲佻唐山來的官兵槌做伙，同齊佻侵門踏戶的日本兵拚命。想袂到頭一个剖死日本兵的義勇，煞顛倒予想欲搶功的官兵賴漢奸，共縛縛起來剖。

「轟！」

彩雲仔閣去想著基隆大空襲彼工米軍拚拚叫的飛行機，閣想著他表舅就是予人銃殺佇金瓜石車頭的防空壕外口，彼血津津流、津津流，一直流對防空壕內底入去。

「滴！答！滴！答！」

雄雄彩雲仔感覺防空壕內底塗壁垂落來的水，一滴一滴煞敢若愈看愈紅。

「阿爸……」伊生驚想欲喝咻，煞感覺領頸敢若予一个無形的歹物仔共捏甲緼緼緼；伊想欲滾躡，才發覺規身軀頂頂下下，攏已經予一條粗粗粗的大藤共捆甲連一支指頭仔都無法度振動。

啊伊的老爸咧，就敢若一仙用悲傷做模仔灌出來的石膏尪仔，連目睷皮都無法度小振動一下。

「滴！答！滴！答！」

紅紅的洞壁水一滴一滴一直滴，彩雲仔驚驚惶惶，感覺時間敢若嘛予歹物仔共捏甲袂振袂動，一直停佇遐。

「滴！答！滴！答！」

感覺有夠久的久，彩雲仔才雄雄看著本底暗暗的防空壕內底，有一道金黃色的光焰入來。

彼道光柔柔仔，毋過伊予彩雲仔感覺著無底比的溫暖、無底比的力量。伊像看著救命燈，規个驚惶的心隨安落來。

伊試咧振動跤手，才發現捏伊領頸的歹物仔已經予光驚一下黝無去，捆伊身軀的大藤嘛早就絞尾抹火油旋溜。閣斟酌一下看，紅紅的洞壁水一滴一滴嘛一直透明、一直透明。

伊真歡喜，越頭去揣洞外彼道有神奇力量的光，雄雄伊的目睷金爍爍，規个大蕊起來。

洞外一點一點金爍爍像金仔粉的雨毛仔，一直對天頂掖落來、掖落來。

「哇！金仔雨！阿爸你看，外口敢若哩落金仔雨呢！」

「金仔雨？啥！」聽著彩雲仔天真的因仔話，火龍仔心肝頭稜的雜質攏已經熔化，笑甲像 9999 的純金遐爍爛。

「阿爸自做因仔就聽人風聲，講金仔山的金仔濟甲愛用跤桶搬。彼久我攏想無，金仔山哪會遐濟金仔？到今仔日聽你這個查某因仔疔講我才知，原來就是金瓜石仔會落金仔雨。較加萬日本人挖五十冬嘛挖袂焦，閣有通著甲中國仔來挖繼落。」講到遮，火龍仔拐仔黠咧蹈起來，身軀痲痲對彩雲仔講：「阿爸想欲看一下仔金仔雨是無才調矣，行！牽阿爸出來去沃一下仔過癮。」

就按呢，二爸仔因笑嘻嘻駛出防空壕，欲經驗一下仔予金仔雨沃的滋味。

暴虐的雨已經恬去矣，毋驚人無命的脆雷嘛定矣，烏崁崁的雲散開去，日頭伸出千萬支手，掖落點點無數，金爍爍的黃金之雨。

掖佇予暴雨拍甲東倒西歪的上臭賤的野草，掖佇花蕊予暴雨拍害猶硬欲吐莓的無名山花，掖佇枝骨予脆雷撼斷猶毋願倒落的不倒樹樁，掖佇彩雲仔爸因渺小的身軀，掖佇予人挖了閣再挖，傷痕累累的山跤的金瓜石——

基隆山、茶鉅山，二支山脈中央一片藍藍的海，猶有金瓜山³、山神社、太子賓館、啄鼻仔寮、溫州寮、日本宿舍，一間一間厝頂打馬膠漆甲烏赳赳的礦山厝……

「虹呢！阿爸，出虹矣！出虹矣！」雄雄彩雲仔看著山跤金瓜石的上空出一道虹。

「出虹矣？佇佗位？」

「佇遐……」彩雲仔本底想欲伸手去指，雄雄伊想著老爸目睷看無，才趕緊牽老爸面對彼道虹的方向，對伊講：「這久就佇你的面頭前。」

火龍仔無閣講啥，伊恬恬待咧掠彼道虹「看」真久真久，看甲規个人神神神。

「我看著矣……我看著矣……」

「你有看著？阿爸你有看著虹？」彩雲仔驚一越。伊擔頭去看伊的老爸的面，看著伊的老爸彼雙已經略仔塌落去矣的目睷，目睷底澹漉漉，毋過全款閃爍著像金仔粉的光芒。

「行！牽阿爸 tuínn 來去，咱 tuínn 來去雙溪事務所。」

「這久欲 tuínn ？阿媽毋是吩咐咱愛先去揣紅目仔共小妹號名？」

「名我號有矣啦。」

「你號有矣？你家已號毋驚 tuínn 去予阿媽罵？」

「插插伊啊！青盲都青盲矣，某死矣看甲彼跛屎桶！」

聽老爸按呢講，彩雲仔知影伊心意已經堅定。伊越頭毋甘毋甘閣掠彼道七彩艷麗的虹看一目仔，就伸手對老爸手後曲牽咧，二爸仔囡歡歡喜喜，欲緊閣趕路轉雙溪去共恁小妹報出生。

作者註

1. 鴨頭：風鑽機。
2. 葬做一墓：金瓜石七公祠由來。
3. 金瓜山：本底是蘊藏豐富金礦的金瓜石第一懸山，嘛是金瓜石地號名的由來，經過對這塊土地無情、無愛的外來政權百年摧殘，伊金瓜形的山頭，已經佇金瓜石徹底消失。



作者感言 陳鎮旭

感謝故鄉金瓜石

遐的韌性十足勇敢面對苦難的先祖、先賢

賜我克服萬難、完成這篇小說的力量